

古代埃及的棺及其反映的宗教观念

◎ 张赫名

内容提要 :棺是古埃及墓葬之中最重要的丧葬装备之一。它的形制、装饰的演变能够体现出古代埃及人不断追求永恒生命的宗教观念。以棺为载体,古代埃及的死者对于复活、永恒的希冀始终同生者相联系、同代表自然的神相联系。古埃及人相信人的生死也包含在循环的宇宙运行规律之中。

关键词 :棺 宗教观念 神话

作者简介 :张赫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在古代埃及文明遗留下来的大量古物当中,棺是为数可观的一类。这是由于棺对于笃信灵魂不死
的古埃及人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神学含义。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古埃及棺的形式、装饰甚至是材质的变化,无一不承载了古埃及人对于永恒生命的不断追求。

一

古埃及棺的出现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最早古埃及人有用皮革、席子或柳条箱包裹尸体的例子。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古埃及才出现了原始的木棺、土棺或陶棺。但是棺作为丧葬装备中的常规要素是直到早王朝时代(约公元前 3100 年—公元前 2686 年)才出现的。^①

墓葬中棺的经常性使用实际上是对坟墓本身作用的一种补充或加强,因为在古埃及人看来,棺是微缩的坟墓,在众多的丧葬装备中只有棺与坟墓同时具有实用与仪式的双重作用,即,既保证死者尸体的完整性,又提供一个祭祀的空间。这两个作用对于古埃及死者的“永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按照古埃及人的丧葬观念,只有死者尸体保存“完整”,死者灵魂才能准确地与尸体结合,而祭祀是使这种结合顺利地完成,从而让死者复活最终达到永生的目的。古埃及棺与墓之间的这种特殊而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从词源学、宗教神话和一些丧葬实践中找到证据。

从词源学上看,棺与坟墓在古埃及象形文字当中拥有同样的词根。同时,在古埃及语里棺与坟墓都有“永恒的居所”之称。此外,在埃及宗教中棺与坟墓都可以用天空女神努特来指代。这是因为根据古埃及人的太阳神话,努特手和脚撑地,其拱起的身體便是天空。白天太阳沿着努特拱起的身體运行,到了傍晚太阳运行到了努特的嘴边直至最后被她吞到腹中,这代表着生命的暂时死亡。夜晚太阳在努特的腹内安全地运行,直到黎明时分努特将太阳娩出,这个过程代表着生命的再生。死者的木乃伊葬于墓穴、安置在棺内象征性的等同于小孩存在于女神腹中,所以努特在埃及宗教中既被视为死者的母亲,也被称作棺或坟墓。^②

古埃及文明中后期一些丧葬习俗更能体现棺与墓的特殊关系。比如中王国时代(约公元前 2040—前 1786 年)许多低等级官员的墓没有礼拜堂,也没有装饰,墓中棺的内壁于是被描画为富丽堂皇的礼拜堂的墙壁与屋顶。再比如在第三中间期(约公元前 1069—公元前 656 年)时,许多死者被葬于没有装饰的公共墓葬中,但棺面则密密麻麻覆盖着提供给死者的各种形象与短文。^③ 这些习俗说明棺在某些时候复制了坟墓本身应当发挥的作用,棺甚至等同于墓。正因如此棺作为最重要的丧葬装备,它在古埃及死者来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同墓葬本身相媲美,格外受到埃及人的重视。在历史的长河中棺

① 刘文鹏:《埃及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第 125 页。

② G. A. Hart, *A Dictionary of Egyptian Gods and Goddess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6, pp.145-146.

③ J. H. Taylor, *The Death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p. 216.

的装饰、形制、材质等都不断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死者要像代表自然的神那样拥有永恒的生命。更确切地说,死者要像古埃及的太阳神和冥世之主奥西里斯那样拥有复活的能力。

太阳崇拜在古埃及广泛的流行,尼罗河两岸开阔的视野让古埃及人对于太阳的东升西落有着深刻的印象和特殊的感悟。前面我们就曾提到棺的象征意义与努特女神参与的太阳神话有关,其实这只是古埃及太阳神话的一种。对于太阳的东升西落古埃及人还有其他的解释,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太阳神乘舟巡行的故事。在古埃及神话当中,太阳神乘着永恒之舟,每天周而复始地在天空和在地下的黑暗世界里巡行,这样才有了日出与日落。太阳西垂,代表着生命的陨落。太阳神在夜晚黑暗的地下世界里冲破重重阻碍于黎明时分升起在东方,这表明了生命的复活。古埃及曾有这样对太阳的赞颂:“你灿烂地在天边升起,啊!充满生命的太阳,生命的创造者!……世界靠你的手做成,你升起,他们得生,你落下,他们死亡,你就是生命,人因你而活,人们的眼光注视你的光辉,直到你落下。”^① 不论是哪种太阳神话,其内容都表明古埃及人认为太阳神拥有复活的能力。

除了太阳神,古埃及还有一位重要的拥有复活能力的神,那就是奥西里斯。相传,奥西里斯是埃及远古的一位国王,他的弟弟塞特由于嫉妒谋害了他并篡位。奥西里斯的妻子伊西丝在神的帮助下令其复活,奥西里斯还最终成为冥世之主,掌管死者的世界。据说奥西里斯复活的日期恰逢尼罗河泛滥后万物复苏的季节,因此奥西里斯又被视为植物之神和尼罗河之神。

围绕着棺与永生密切相关的古埃及神灵还有很多,但这些神几乎都与太阳神话和奥西里斯神话联系在一起,于是太阳神和奥西里斯成为了永生的象征。古埃及人常常持有这样的认识,即棺中的死者与太阳神或奥西里斯同在,抑或等同于太阳神或奥西里斯,这样死者便会拥有永恒的生命。于是,古埃及棺的装饰、形制等方面的大量变化都与太阳神话和奥西里斯神话有关。

早王朝时代棺虽被确定为墓中的常规装备,但这一时期棺的发展还比较缓慢。由于这一时期埋葬方式分为屈身葬和伸长葬,所以早王朝棺的形制并不统一,且材质较差,有的甚至只是几块木板简单拼接而成,正因如此棺上更无装饰的出现。这种情况直至古王国时代(约公元前 2686—前 2181 年)才结束。

二

古王国时代,埃及进入到一个政治稳定和经济逐步发展的时期。社会的安定为宗教观念的演变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古埃及棺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期。

古王国时代埃及人的埋葬方式一般为伸长葬,棺的标准形式也因此逐步被固定下来,即棺成为可以盛殓伸展的死者木乃伊的一个足够长的矩形容器。这一时期的木棺在选材上较之早王朝时期更加考究,尤其是王室与贵族的棺更是选料精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木棺出现了较多装饰,其中最常见的装饰是棺面上有一对绘画的眼睛或镶嵌的眼睛,埃及人称其为“荷鲁斯之眼”。这一装饰来源于古埃及流传甚广的奥西里斯神话。相传荷鲁斯是奥西里斯和伊西丝的儿子,奥西里斯被害,荷鲁斯长大后为父报仇,夺回了王位。据说复仇的过程中荷鲁斯被塞特夺走了左眼,后来在月神的帮助下荷鲁斯又夺回了这只眼睛,他还把这只失而复得的眼睛献给父亲冥世之神奥西里斯,因此在古埃及宗教中荷鲁斯之眼又是祭品的代名词。“荷鲁斯之眼”一般都装饰在靠棺顶的一侧棺面上,且此棺面必然朝向东方。此外,在死者木乃伊安放时,木乃伊的脸面一定要朝向“荷鲁斯之眼”。这些特定的安排,显示出重要的宗教含义。

首先,荷鲁斯之眼之所以要朝向东方,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象征着生命的再生。其次,木乃伊脸面朝向荷鲁斯之眼,寓意着死者接受祭品。古埃及人认为,死者想获得永生必须得到持续的物质保障和供给,即从活人那里获得祭品。这涉及到古埃及人一个重要的灵魂观念——“卡”。

^① 蒲慕州编译:《尼罗河畔的文采——古埃及作品选》,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25、127页。

古埃及人认为,人的肉体死亡并不是人的存在的消失,死者的灵魂在个人肉体死亡之后可以转到所谓的“来世”继续生活下去,从而使人获得永生。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古埃及人对于死者灵魂的崇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多个与永生相关的灵魂概念,“卡”便是其中之一。“卡”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是用两只上举的双臂与张开的双手来表示的。这个符号有着深刻的神学意义。在古埃及流行的赫利奥坡里斯创世神学中,有这样一段内容:“阿图姆—凯普利(创世之神——引者注),……你吐出舒(大气之神——引者注),你咳出泰富努特(雨水之神——引者注)。你把你的双臂放在象征卡的双臂周围,以使你的卡进入到他们之中。”^①这里所谓的“双臂放在象征卡的双臂周围”和“你的卡进入到他们之中”意指创世神阿图姆将其生命力赐予他最初的创造物,因此“卡”这个象形符号具备“生命力”这样一个含义。代表生命力的“卡”与肉体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双胞胎的关系。许多埃及的古物铭刻印证了“卡”与人一同出生,并有着同样的容貌。^②“卡”拥有巨大的活力,并不会随着肉体死亡而消失,相反它可以穿越生与死的界限,在人死后首先来到所谓的来世,以便死者能够继续享有它进而获得永生。^③在古埃及的丧葬文献中,死亡常常被描绘成一个人“去往他的卡那里”。虽然“卡”是一种卓越的生命力量,但它要在今生与来世的漫长历程中发挥作用,保证人的永生,就必须得到持续的物质保障和供给,也就是说对“卡”的维系需要食物、饮料等物质支持。“从语义学证据来看,‘卡’与食物、农业之间的基本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卡’的发音成为几个相关单词,如食物或营养品、农作物、耕田发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④而死者维持卡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当然来源于生者的献祭。至此,荷鲁斯之眼的象征意义明晰起来,代表生者所奉献的祭品的荷鲁斯之眼供奉在死者面前是希望死者获得生命力,并像太阳神那样在东方复活。

古王国时期棺的材质除了有木质的还有石质的。在丧葬实践中,木棺往往是放在更大的石棺之中的。棺的制作材料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木乃伊保存完好的程度,进而也影响到死者的来世生活,所以不同材质的棺在使用上体现出来等级差别。石棺较之木棺而言不易腐朽,更有利于保护死者尸体的完整性,加之石材开采、运输和加工比较困难,因此古王国时期石棺一般适用于王室,贵族只使用木棺。也有可以使用石棺的贵族,只是这样的贵族地位都非常显赫。比如曾服务于特提、培比一世、麦然拉三位国王的上埃及总督乌尼曾获得国王赏赐的石棺:“我向陛下我主恳求,使我可以得到(孟斐斯石场)拉·阿乌所出的石棺。陛下下令,使神的司库(大臣)率领船长的一队工人和他的助手渡过(尼罗河),以便送给我拉·阿乌所出的这种石棺。它随着他由大货船运到官邸来了,一起来的有(它的)棺盖……”^⑤

这一时期石棺的装饰较为简单,通常是沿着棺的周长在棺面上刻画连续的“假门”。所谓的“假门”实际上是古王国时期一种典型的墓碑,是一个雕刻的嵌板门口的象征,它是从覆盖墓正面嵌板装饰的小礼拜堂发展而来。假门一般被置于墓葬当中的祭品间。早期的假门通常在上方的长方形平板上雕刻有墓主在祭品前就座的图像,后来发展为在假门的象征性门口内放置死者的雕像。无论是雕刻的死者图像还是放置的死者雕像,都是死者的“卡”的雕像,暗示着死者在获得祭品之后重获生命力从假门中走出。^⑥假门雕刻在石棺之上表明棺如同墓一样是死者死后的居所,同时它也是死者获得永生的重要媒介,死者通过假门获得祭品维持生命力,这与我们之前谈到的“卡”是有密切联系的。

古王国时代棺的宗教意义初步显现,随着社会和宗教信仰的变化,在接下来的中王国时代,棺所承载的神学意蕴变得更加复杂化。

① J.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3.

② A. Weidemann, *Ancient Egyptian Doctrine of the Immortality*, London: H. Grevel & CO., 1895, p. 12.

③ J. H. Breasted,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p. 52.

④ J. H. Taylor, *The Death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p. 19.

⑤ 日知选译:《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页。

⑥ Yvonne Harpur, Paolo J. Scremin, *Decoration in Egyptian Tombs of the Old Kingdom: Studies in Orientation and Scene Content*, New York: Routledge, 1987, pp.63-64.

三

中王国是棺发展相对较快的一段时期,新棺型的出现、大量绘画和铭文装饰在棺内的应用,都显示出此时古埃及的棺不仅仅是作为死者的居所,它更被强调为提供了一个便于永生的微缩的宇宙背景。

除了石棺和木棺,中王国时代出现的新棺型名叫“人形棺”。人形棺通常是木制的,轮廓似人或木乃伊的形状,包括一个盖和一个几乎同等深度的箱子,总是放在矩形的木棺内部。这些套叠在一起的棺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外部矩形的棺模仿的是神灵居住的坟墓或神龛,而内部的人形棺代表着转化成灵魂的死者。”^①

早期的人形棺总是努力再现死者身体的永恒、理想化的肖像,“其目的显然是想把人形棺作为死者的替身,并且表现死者所渴求的理想化身份”。^②人形棺的出现与古埃及人另一个灵魂概念“巴”有着密切联系。“‘巴’通常被译为‘灵魂’。象征着死者仍然活着,其形为人头鸟。”^③尽管巴与卡一样同为与死者灵魂相关联的概念,但二者在特征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其一,“巴”并不像“卡”那样从人一出生就已存在了,“巴”只是在人死后才会出现。其二,“巴”具有自己的形象,它被古埃及人描绘成具有死者面容的人头鸟的形象,有时鸟的翅膀也可表现为人的胳膊。其三,“巴”有着可自由活动的的能力,它可以不受墓葬的限制在墓穴之外自由活动。其四,“巴”与死者的尸体保持着一种密切的联系。在墓外游弋的巴最终还是要返回墓葬,与死者的木乃伊呆在一起。比如有许多埃及古物就是表现“巴”沿墓道回到安葬死者木乃伊的墓室,并守护在死者木乃伊的身旁。^④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巴是否能准确地识别死者自己的尸体。尽管木乃伊的制作会尽可能保证死者生前的容貌,但经过脱水 and 长期掩埋后,样貌的改变是在所难免的。而人形棺再现死者理想化形象最重要的功用就是为了保证死者的巴与尸体准确地结合。

除了出现新的棺型外,中王国时代棺的演变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棺的装饰。相对于古王国时代而言,此时期的石棺与木棺其装饰都更加的精巧细致。中王国的石棺装饰并不局限于假门,底比斯戴尔巴哈里出土的中王国时期的棺,其外侧表面装饰以日常生活和献祭的场面。^⑤很明显,这样的装饰时希望死者今生的生活能延续到来世,通过献祭死者实现复活和永生。不过,受到材质的限制,石棺的装饰仍比较简单,更多更重要的装饰变化体现在木棺上。

中王国时期木棺的内部、外部均有装饰,其内容主要是为了把棺营造成一个可以获得永生的宇宙空间。此时期木棺的棺盖外部通常覆盖着古埃及天空女神努特的巨幅图像,而棺盖内部常绘有太阳神乘船上天的图景。一些从阿西尤特出土的木棺其棺盖上甚至还绘有天文学图像,描绘了古埃及人的“德坎”(即星宿——引者注)和位于北部天空的星辰。^⑥很显然,棺盖象征着天空,而位于棺盖之上的天空女神、太阳舟、星辰都与永生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努特在埃及宗教中被视为死者的母亲。死者的木乃伊安置在努特图像覆盖的棺内,就如同被努特所接纳拥抱;棺盖上乘坐永恒之舟的太阳神就如同有死者相伴一样,这种安排把死者放进一个可能再生的位置中。此外,还有那些绘于棺盖内部的北部天空的星辰,“天空中有一个较小的区域,出现于此的星辰虽然也在不停地降落,但却从未消失在地平线下。……埃及人把这些星辰视为战胜死亡并得到永生的象征”。^⑦这一时期的丧葬文经常提到死者升入北部天空成为“不知毁灭之星”：“我的灵魂进入了黑暗之中,荷鲁斯之眼举到了我的面前,……

① J. H. Taylor, *The Death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p. 216.

② 刘文鹏:《埃及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0页。

③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29页。

④ A. Weidemann, *Ancient Egyptian Doctrine of the Immortality*, London: H. Grevel & CO., 1895, p. 34.

⑤ A. J. Spencer, *Death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2, p. 172.

⑥ Erik Hornung,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s of the Afterlife*, translated by David Lort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2.

⑦ H·法兰克弗特, H·法兰克弗特, 约翰 A·威尔森, 陶克尔德·雅克布森:《人类思想发展史——关于古代近东思辨思想的讨论》,郭丹彤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我已经将自己置于你们中间，六颗不知毁灭之星。所有事都是那么美好……”^①

与古王国时期相比，中王国木棺的四个内侧面增加了更加精美的装饰内容。在面对木乃伊脸面的假门上，绘有堆积着的食物和供物名单的祭品桌。棺身内部四个侧面周围都装饰着“物品横饰带”，狭长的带状物上描绘了各种帮助死者通向来世所需的物品，主题往往是日常最需要的东西。这些装饰的内容显然是献给死者的卡，用来维护死者的生命力。而横饰带中所描绘的护身符和王家徽章能使死者复活为冥府的奥西里斯神。^②

中王国木棺的装饰除了有各种图画，还大量增加了象形文字的内容。象形文字用于棺的装饰始于古王国时期，最开始只出现在棺外侧面的上下边沿处。到了中王国象形文字还出现于棺的内部，并由此衍生出古埃及一种重要的丧葬文——棺文。棺文是一些“指导来世”的咒语汇编，它的某些片段来自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文”。金字塔文是古埃及最早的丧葬文，通常是指以象形文字雕刻在第 5、6 王朝国王金字塔内的丧葬铭文，通常与已故国王的复活和永生有关。棺文继承了金字塔文的某些内容，并增添进新的材料，其功用在于保证死者在来世继续生存，免受各种危险。大量的棺文咒语片段希望帮助死者像太阳神和奥西里斯那样获得永恒的生命。比如有一段咒语这样说：“任何知道这条咒语的人，他都能像出现在东边的天空的拉（太阳神——引者注）一样，像达特中的奥西里斯一样……”^③

棺文当中最为著名的咒语片段为“两条道路书”，它为典型的帮助死者避免危险的咒语。这一片段通常绘于棺的底部，还配有去往来世的地图。中王国时代古埃及人认为进入来世、获得永生的路径有两个：一个是水路；一个是陆路。“两条道路书”希望让死者灵魂知道一些必要的知识，这些知识能让他们在去往来世的道路中不会迷路，直至到达冥世之神奥西里斯所统治下的死者之地。“地图置于棺底，反映了棺底象征人间冥府的概念作用。”^④ 因此从整个中王国时期木棺的内外装饰来看，它构成了一个从天国到人间再到地下冥府立体的象征空间，它是古埃及人对宇宙认识的一种微缩，在这样的宇宙背景当中人如同自然物一样获得永恒的生命。

四

以中王国时代重要的演进为基础，古埃及棺至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1567—前 1085 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更加精细和多元化的变化内容强调了棺作为死者的居所，不仅受到神灵的护佑，甚至具有某种魔法的效力可以帮助死者达成如神一样获得永生的愿望。

新王国早期，矩形棺和人形棺仍是棺的标准形式。但是人形棺的装饰发生了较大变化，除了前代人形棺上刻画的死者头部形象外，此时人形棺最典型的装饰是覆盖在整个棺盖上的带有羽毛的翅膀。这种装饰有其阿拉伯名字的起源，一般被称为“利塞棺”或“带羽毛的”棺。^⑤ 关于这种装饰的神学含义，学者们有多种看法。有人认为它是模仿荷鲁斯神的翅膀，因为荷鲁斯除了是奥西里斯的儿子之外，他也是古埃及人的隼鹰神。也有学者认为利塞棺所象征的是伊西丝女神的翅膀怀抱着她的丈夫奥西里斯，而现在某些学者认为其涉及死者鸟形的灵魂“巴”。^⑥ 但不论是哪种解释，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利塞棺所要象征的是带有翅膀的神对于死者所起到的保护作用。此外，它也暗示出棺内的死者如同奥西里斯神，能够拥有永恒的生命。

大约在新王国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一种新型的人形棺——木乃伊棺流行起来，并取代了利塞棺成为新王国时期人形棺的标准式样。除死者头部形象露出之外，木乃伊人形棺棺盖的尸身部分被制成木乃伊状，并装饰以纵横的木乃伊包带，包带之上还刻有献祭的铭文。木乃伊棺的出现与古埃

①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II, Oxford: Aris & Phillips Ltd., 1974, Spell 786.

② J. H. Taylor, *The Death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p. 221.

③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II, Oxford: Aris & Phillips Ltd., 1974, Spell 1030.

④ J. H. Taylor, *The Death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p. 222.

⑤ S. Ikram and A. Dodson, *The Mummy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98, p. 204.

⑥ 刘文鹏：《埃及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第 376 页。

及奥西里斯神话有着密切的联系。据传说，奥西里斯被塞特害死和肢解，伊西丝找回了丈夫的尸体碎块用绷带缠好在神的帮助下使其复活，所以古埃及人相信在制作死者木乃伊时如能用亚麻绷带覆盖尸体和脸部，死者就能实现生命的永恒。而在古埃及宗教中，具有复活能力的奥西里斯恰恰是一个男性木乃伊的形象。很明显，木乃伊棺是想把死者理想化的形象描绘成类似冥世之主奥西里斯的样子，这样死者便能像奥西里斯那样拥有复活再生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王国时期人形棺的装饰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彩色装饰，大量黄色和镀金的元素得到运用，甚至用纯金来打造。世人所熟知的新王国法老图坦卡蒙的棺有多层，其中外面两层棺均镀金，最内一层棺为纯金打造的人形棺，并镶嵌各种光灿夺目的宝石。金棺的神学意义在于：“（其外形）暗示着奥西里斯的身体，而其金色的表面反映出的一种启示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太阳的光线。”^①除了图坦卡蒙的金棺，还有一些例子，比如：“从图特摩斯一世（新王国时期法老——引者注）起，木棺上一组新的彩色图案占据优势：图像与原文被镀金或在黑底上用黄色绘画。……在底比斯的卡纳克神庙中的一个名为赫特美亥特德女歌手有两个非常好的人形棺，几乎完全是镀金的。”^②此外，在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失败之后，人形棺上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彩色装饰，即在黄色的背景之下用彩色书写铭文和描绘形象。^③黄色和镀金象征着太阳的光辉，这些元素装饰于棺之上激发了古埃及人的想象，似乎死者被笼罩在太阳光辉灿烂的光线中一般，死者的灵魂与太阳神由此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复活。以上这些装饰性的变化表明了太阳神信仰与奥西里斯信仰的融合，应用在丧葬实践中目的自然是加强死者复活的能力。

与人形棺类似，新王国时期的木棺和石棺也有着较多的变化。最明显的表现，除了传统的装饰内容之外，此时期木棺和石棺上纷纷流行饰有荷鲁斯四个儿子和墓葬之神阿努比斯形象的图案。古埃及人认为人的器官如肺、肝、胃、肠等在来世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功用，所以在制作死者木乃伊时，它们都被单独摘除木乃伊化。^④而荷鲁斯的四个儿子正是这四种器官的保护神。具有豺狼头的阿努比斯神最早是流行于古埃及阿卑多斯地区的墓葬保护神，除此之外，此神还有着确保死者贡品的职能。早在古王国时代就有文献证明这一点：“国王与墓地之主、神的大厅里的第一人阿努比斯所赐予的祭品：愿她被葬于西方最古老的墓地。”^⑤所以这些新的装饰内容证明新王国棺的宗教意义包含着浓厚的对神依赖的意蕴。

综上所述，古埃及棺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朴素到精细、繁复的发展过程，尽管从形制到装饰一直都在发生变化，但棺所承载的神学理念一直没有变。作为死者永恒的居所，棺同时营造出两重的空间概念：它可以是一个延展的宇宙，死者在这里完成生命的轮回；它也可以是一个较为有限的地点，接受生者的祭祀以获得去往来世所需的物品。这样的空间概念体现了古埃及人一个重要的认识，即宇宙自然有着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力量，而人作为它的组成部分之一必然遵循其运行规律。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以棺为载体，古埃及的死者与生者、与自然、与神展开互动，始终不懈地追求着永恒的生命。

（责任编辑 王 伟）

① Bojana Mojsov, *Osiris: Death and Afterlife of a God*,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86.

② 刘文鹏：《埃及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8—379页。

③ J. H. Taylor, *The Death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Egyp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p. 227.

④ Byron E. Shafer, *Religion in Ancient Egypt: Gods, Myths, and Personal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49.

⑤ 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I, London, 1975, p.15.